



古文孝經私記

下

12  
996  
2





口 12  
996  
乙

古文孝經私記卷下

江戸朝川鼎五鼎氏著

門人伊豆三須復全校

南部汲川恭

辨

吾聞之道者人所必由而履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各有道先王有先王之道君子有君子之道庶人有  
庶人之道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蓋有故也夫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命者性之始故天之所命謂之性  
性也者生也蓋其善善惡惡曲為曲直為直此民之生



秋田鈴木讓



葛原

明治  
月 年  
日 時 未



而所有卽性也在書謂之有恒在詩謂之秉彜雖然直  
情徑行隨其自然而無假脩爲者夷狄之道也於是乎  
古先聖王以聰明睿知之德承天命循民性立之中制  
以導之使人得其所可由而履謂之道而其大原出於  
天故其教人每言必稱天不敢自專曰天叙有典曰天  
秩有禮曰天命有德曰天討有罪此非虛假天而愚誘  
黔首實以爲道所由而出也不知焉者乃曰率性自然  
而人皆有之夫道者道路之義人所出入往來必由而  
履者也蓋其履之在人而所履者豈人哉若謂其履之  
併所履者皆存於人豈不亦可怪乎或又曰先王所造

非性自然然則聖人強人以性所無亦不通之甚誰其  
信之今試使服不氏教擾其最易馴之馬牛犬豕而蘇  
張說之前賁諸怒之後雖以求行人倫之道吾知其決  
不能何則無其性也故禹之行水隨潤下性其當合者  
合之當分者分之或左或右或直或曲東迤北播隨山  
滙澤而歸之東海使無復逆行之患矣聖人率性而立  
道脩道以爲教無乃亦然乎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蓋此之謂也德者得也得道之稱  
其得之或以性或以學而其於得之則皆同矣其得於  
性得於學或以心或以身而其於得諸已則亦皆同矣



夫生知安行其德不脩而自治者上智也無以加焉然  
聖人不以此專為言而以好學自居何則中人已下非  
學無可以成德也其學以成德蓋在敏以求之故周禮  
三德其得於性者謂之至德得於學者謂之敏德至德  
敏德並設以教人為此也孔子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忠信禮之本也豈不亦美  
乎然而為此言者蓋言忠信之人無處無之好學之士  
或無有焉以示學之不可不好也故古之教人學以成  
德德以行道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  
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此非予言也曾子嘗聞之夫

子矣

至德要道解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蓋其為德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不脩不為自然而然比諸其得於學者學而知之利而  
行之豈不亦德之至乎若泰伯三以天下讓周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夫子皆以至德稱之何也夫得  
天下大利也其位誰不欲為且天與之人歸之乃棄不  
取以三讓焉以服事焉其德非天性其孰能之周禮三  
德其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凡人子之孝於親  
有得諸性者有得諸學者然則孝至德也敏德也而特



以孝德別稱之者蓋以天之經地之義百行之首萬善  
 之長非復眾德之比也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若所謂中和祗庸者眾德皆可以稱之而易大傳云易簡之善配至德此言易  
 簡乃乾坤之德可以配人之至德也中庸云苟不至德  
 至道不凝此言至德之人而至道可凝也若莊子所謂  
 至德之世亦言以天性為之德不煩造作自然而然之  
 世也夫父子之道原出於天性非人為之是以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孝之為德其至矣夫子亦嘗以至德  
 稱之至第十六章以孝悌臣更廣宣其義蓋以此也然  
 則父慈而子親乃天性之常於是乎為之子者胎養之

勞祿哺之苦生而習之習以為常眼前大恩恬然罔識  
 狎恩恃愛而漸流不敬即入不孝亦不自知其誤人之  
 習情率皆然先王知其如此禮以坊德使凡為人子者  
 不陷於大不孝所謂禮者敬而已矣敬一人而千萬人  
 說故其為道可以一管眾因命曰要道鄭康成曰至德  
 孝悌也要道禮樂也可謂善解此章矣

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解

先王之教人未嘗不本諸德而德以孝為本蓋以孝百  
 行之冠眾善之始也故堯舜之道必於是三代之政亦  
 必於是外乎是而別無所謂道矣又無政矣曾子曰眾



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自古聖人莫不以教化為急務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鄉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而小民親於下蓋人之大倫根於天性但其為人欲所陷溺非有所提撕警覺則不明此教之所由設也而其所以為教者亦皆莫不由孝以生矣禮祭義稱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舞之然則仁義禮樂莫可離孝而言者矣善乎王去非之言曰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案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孝教字郭昭卿字指作蓋謂孝外無學又無教也夫子於首章發一經之端而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不其然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辨

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所謂桑梓父母所親植孝子愛敬之至雖一草一木之微尚且必加恭敬不敢忽之况乎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豈敢可不愛敬乎蓋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以遺躬處人子之常者而



殺身成仁以遺體處變者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蓋因手足以示全歸之道而又幸其不處變也聖人之教人有以常者焉有以變者焉蓋非常無以應變非變無以盡常也然而其實常與變不得混而言之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禮哀公問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禮祭義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離婁上此皆言人子之常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禮祭義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世說新語德行上皆以毀傷身體為言正為此耳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也禮祭義然則若貪生怕死以虧其行乃雖不毀傷身體亦不可以為孝矣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言其處變之道也真德秀亦嘗謂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因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為



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陳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諡之曰  
 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為忠而不可以言  
 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為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  
 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踏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  
 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真西山其言  
 當矣而物茂卿不知斯義據孝經偽孔傳以毀傷為刑  
 傷而曰身謂劓與宮體謂削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  
 膚四者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  
 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論語

西山文集 宋真德秀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十四 西山文集  
 五十五卷云云

徵 其徒太宰純主張其說亦曰三代之刑有劓刑及宮  
 非傷身乎刑非傷體乎髡非傷髮乎墨非傷膚乎以此  
 觀之孔傳尤有所當也王仲任亦嘗誦此經文而曰孝  
 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  
 所致也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焉如從諸家說則忠臣  
 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及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為  
 不孝矣孔傳古文 夫身遭亂世免濫刑者幸也幸不幸  
 在時非所以為教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敬身之義  
 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是也立身  
 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乃終身之義所謂不虧其體



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是也經文以終始言之其義自明  
二氏混常與變而為言可謂誤甚矣

天子論

天子者何有父母之稱也古者天子繼世而立固無生  
親可事於是乎父天母地而為天之子故其所以事天  
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也是以古之明王事父孝  
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南郊圓丘而其禮明事母孝推  
所以孝母者事地於北郊方澤而其義察事天地既明  
且察則神祇亦感其至誠而必致之福應此可以見天  
地即天子之父母而事天地乃行孝之所推及矣何則

雖凡為天子者不能無父母而生也則豈謂無事親之  
道而可乎故天子章以愛敬親者不敢惡慢於人論其  
孝但其繼世而立固無生親可事也則豈謂愛敬之心  
以存歿為異而可乎故至第十七章以宗廟致敬為不  
忘親之義蓋為此也周之王天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既可以天子之  
禮祀先公獨不可以天下之養養生親乎孟子亦嘗論  
齊東野人之語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夫以天下養而不致為人子之道豈可得謂之善養



乎應劭之言曰天子無父其亂道害教孰甚焉不可不察也

庶人章辨上

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者是其校古今文而言之也乃在漢世其章數固既然而唐司馬貞議曰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吁何不思之甚且若此章併以為一則其於文義亦復難通何者上五章各說五等之孝既

畢乃以子曰別起一章以總括五孝此篇體裁固當然也經云自天子已下至庶人便是總括五孝之辭若專屬之庶人而已則天子已下四字其所指甚為無謂所謂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之言又何獨備於庶人而略於天子已下此之不疑而反疑古文予所不解也以予觀之所謂今文果是劉向所校者其謂分為二亦不以故字已下分之則中間別無文句之可斷為一章者若以此疑古文雖今文亦有可議處其又謂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亦誤矣余謂故者連上逮下之辭若此章亦上五章各說五孝既畢更用故



字以發一章之端因上起下其文義固然也嘗與秋田  
 糸井君鳳翼論及此章義君鳳舉史記律書之贊語太  
 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且曰自上逮下中間段  
 落數件則末語未可遽用故字以結之因以太史公曰  
 起之而後始以故字結之若孝經亦然上五孝每章以  
 子曰起之又引詩書斷之則其中間段落數件一如律  
 書之體裁亦未可遽用故字以結之因以子曰別起一  
 章而結上五孝不亦宜乎此說是也今以文法論之若  
 今文合為一章不啻條理不分明又大害文義不可從  
 也

庶人章辨下

蓋夫子作經首論五等之孝於每章末斷以詩或書獨  
 庶人一章無之司馬溫公嘗窮於村父之問子嬾真是世  
 所俱知也沈歸愚文鈔載孝經精義序其略云朱子作  
 刊誤去皇侃標目合首六章為一章其識卓矣而未及  
 註釋又疑此書或非聖人之言是朱子尚游移其說不  
 能無待於後人之論定也張子鳳岡起而註解釐定之  
 案其文釋其義明白顯易炳如朗如章分十三支分為  
 四而一支之四引詩一引書於篇首為發端之辭不於  
 篇末為引證之語初無闕文剩句之可疑也其說極新



奇而西漢孝經既以所謂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厥德屬首章之末其證在漢書匡衡傳且與下章引詩者文例不倫是焉有此理哉若謂西漢孝經不足證而又併下章引詩者移置每章之首決不成文理也其假合附會全憑胸臆之見不可從矣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昨見東郡耿君隱之見道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此乃思而不得其說以已猥補聖經因託古本欲以取信於世何其皆戾於闕如之教也余謂每章之末或引詩書或不引詩書引與不引原無定例固非引者詳而不引者畧又非不引者言有餘而引者

意不足也古文之體率皆為然此可以知其不必拘泥矣

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辨

夫孝之為道在天則為經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是也在地則為義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得宜是也聖人則天明以為經因地利以行義然後父子之恩行而君臣之義得矣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而其尊卑一定而不可易者自存焉及稍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其天性固然也凡親者易褻而嚴者漸踈於是乎聖人因其有嚴而教之敬因其



有親而教之愛亦不過率性以導之使愛不至于褻敬  
 不至于踈耳其親與嚴者性之所固有敬與愛皆聖人  
 之所由而脩即道也先王之道莫大於孝而孝之為道  
 以愛敬為主故孝經一篇其所說唯此而已任文田集  
 庵說亦由此書之  
 要在愛敬二字梁蕭子顯著孝經敬愛義亦為此也  
 但其愛之敬之非禮以脩之則不可謂孝也孔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亦嘗論孝悌而  
 以節文斯二者為禮樂斯二者為樂何則孝悌禮樂固  
 非二途也夫孝悌至德也禮樂要道也所謂德者道之  
 本道者德之功非道無以明德非德無以行道故夫子

以禮語孝子產以孝論禮然則以德謂之孝以道謂之  
 禮其理豈有二哉夫子於經首章至德要道並稱以為  
 教亦以此耳朱子著孝經刊誤引春秋左氏傳以疑此  
 章誣亦甚矣余嘗謂在西漢之世劉子政尤珍重左氏  
桓譚  
 新論而其於別錄乃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劉炫古  
 直解引劉向別錄班固亦  
 本于此漢書藝  
 文志並以此語為經之所由以得名者未嘗  
 以左氏疑之豈唯此人為然而已哉董仲舒對河間王  
 亦以為稱孝之語春秋繁露  
 五行對朱子生乎千載之後何所  
 據而云爾予固未敢深以為然也



曾子敢問章辨

所謂曾子敢問章爲三者是乃古文章次固然也今文合爲一章語意不相連屬其誤顯然可見但雖古文篇簡錯亂而前後失次義理又未條貫初學或不能無疑也今據漢志正其錯簡章爲分解使一見易了亦不過隨文訓解耳蓋其一章則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至之效人和神悅以致天下和平於是乎始知孝之爲大因以爲夫如是則聖人之治天下一孝而足不知其所以爲德者果無以加于孝乎孔子答之曰天地間有生者何限惟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以爲質

秉彝以爲性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固非萬物可得比也人有百行而行之大者莫大於孝所謂孝卽愛敬之道蓋父子相親乃天性之常雖嚴敬之心生乎稍長其或挾恩恃愛而漸流于不敬亦不爲不多矣凡人子之於其親愛可能也敬爲難故孝之爲道以嚴敬其父爲大若論嚴敬之至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雖然其爲之有命與時而存焉非謂人之行孝皆當以父配天也若夫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侑命與時而有之夫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儉其親也周公豈其然乎



故制為以父配天之禮而首行之所謂郊祀宗祀乃是配天之至極而周公之所獨也因舉其事更論其效而謂周公一為以父配天之禮以極孝敬之心則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奉其職貢而來駿奔走執籩豆以助其祭此乃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而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其文勢語脉相首尾以承其次此尤易見也是故親生之膝下以下四十四字全屬次章錯簡餘以舊本次序為是元吳澂孝經章句云漢藝文志引此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

屬而意完矣其說是也但其移聖人之教至本也二十字屬下章謂之悖禮下刪去以順則逆以下九十二字合三章為一章此予所未信也明沈淮孝經會通移故親生之膝下以下四十四字屬父子之道天性章厚莫重焉下其說比吳氏最覺穩帖而其列先後次序為一十五條此亦予所未信也其次章乃云父子相親之道乃其天性非人為之也而其至親之中父尊子卑自有君臣之義存矣故子之於父母皆有嚴君之義蓋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此皆發天性之不容已者凡為人子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其間拊之畜之長之顧之復之千般劬勞百樣艱苦又何足道哉其已生之初無知無言呱呱待哺便溺未分當此時舍父母則一籌不展一情不立然則其得因以分形因以成人者實皆出於父母之賜其攻苦之功莫此為大天下至親莫親於父子過親則易褻人之常情也故先王之制父子不同席以厚敬也父子之間不責善以全恩也於是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其恩義之厚莫此為重所謂親愛之心生於膝下及稍長以敬養其父母一日加於一日豈不亦攻苦之功恩義之厚使之然乎聖人因其有親親之心而教

之愛因其有嚴親之心而教之敬故不加肅戒而教成不假威嚴而政治其所以然者亦因人之天性而導達之耳其次章乃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乃天性然也是以聖人之教入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凡物有輕重事有先後吾親與他人孰重孰輕事父母與接他人孰先孰後今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當輕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是之謂不知務豈惟不知務哉以德則非孝也以道則非禮也苟為人上不能身行愛敬於吾父母而使天下之人愛敬其父母者萬萬無是理若以是為教則悖逆昏亂而民無



所取法也夫不身居於愛親敬親之善而其所為皆在於悖德悖禮之凶則雖以是得志於人上幸而有功利君子不從之君子之常常所思念者不在此而在于彼其言即先王之法言其行即先王之德行言而欲民信之行而欲民悅之德義則欲其可以尊崇之事業則欲其可以法則之容止進退則欲其可觀以為度也而後以君臨其民則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此其所以德教成而政令行也乃與天子章所謂愛敬盡於事親然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同一意因更引詩以證之義取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差忒故為人法則也其文

甚明原無合三章為一之理世之言今文者試就古今文二本平心較量則其是非所在不待辨而自明特慮人之猶惑其說也故聊為辨之

天帝論

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古王者祭天必以祖配其故何也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惟周人享國千年基由后稷王業之盛特起文王故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而其配天者則后稷也不能祀文王于郊以配天於是乎特祀之于明堂以



配上帝不敢以文王與后稷並何則尊無二上也此乃  
 周公創制所謂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本陳祥道說孔子曰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亦然乎其曰配  
 天曰配上帝取名雖殊義則一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  
 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朱子吳澂語類  
 本乎此曰祀之于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  
 而曰帝孝經章句其繫帝于堂繫天于郊但就孝經一書而  
 言校之他書不必然也禮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此謂后稷亦配上帝於郊可以見其相通用矣周禮典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蓋祀天正祭也旅上帝有  
 故而祭也曰天曰上帝亦互文耳若孝經亦復然夫天  
 帝一而已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言天便有覆  
 幬意言帝便有統御意曰昊天者廣遠之稱曰上帝者  
 尊極之稱曰昊天上帝者兼之故以一字言則祀天享  
 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  
 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  
 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  
 也此非予私言乃先儒之說亦然蓋天帝之論當以此  
 為定鄭玄以其惑於纖緯既附會星垣又強立耀魄寶



及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名目而謂  
 天有六而天帝為二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杜撰  
 無稽矣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為非天惟用家語之  
 文而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禮郊特牲正義王肅乃曰  
 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是上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  
 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若然則  
 五帝雖原是人帝在天即為天佐何可與上帝同稱帝  
 乎其說遂不通也陳祥道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  
 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

禮書此猶未免岐昊天上帝與五帝而為一也魏了翁有  
 見于斯而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  
 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  
 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為之說此既  
 疑五帝之稱併又疑周禮豈不亦甚乎至本邦物茂  
 卿乃曰蓋上古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其所制作  
 漁農桑衣服宮室車馬舟楫書契之道亘萬古不墜民  
 日用之視以為人道之常而不復知其所由始日月所  
 照霜露所墜蠻貊夷狄之邦視做流傳莫不被其德雖  
 萬世之後人類未滅莫之能廢者是其與天地同功德



廣大悠久孰得而比之故後世聖人祀之合諸天名曰  
 帝如月令所載五帝之名是也夫人死體魄歸於地魂  
 氣歸于天夫神也者不可測者也何以能別彼是乎况  
 五帝之德侔于天祀以合之與天無別故詩書稱天稱  
 帝莫有所識別者為是故也如堯舜以下作者七人既  
 祀之學萬世不替而五帝之德若是之大豈泯泯乎不  
 祀先王之道斷乎不然矣所謂祀其始祖配諸所自出  
 之帝者即五帝也即上帝也可知已辨果然則五人帝  
 之前有天而無帝不亦可怪乎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  
 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

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正與今人說  
 六子同也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  
 體爾二程全書此說極是而楊復推廣程義以謂夫有天地  
 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  
 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  
 目非分而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  
 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方觀承亦本  
 于此曰天即帝也帝則天也天一而已何得有六然帝  
 既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此如心君然心一而已本  
 無兩心然分而言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同豈



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為心哉若謂五帝不為帝六天不為天則分為四時何不可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列於五方何不可曰東天西天南天北天也哉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雖同曰帝同曰天而不得謂之統體之天也即如程子謂乾坤外甚的是六子誠哉六子即統於乾坤也然須知八卦成列乾坤外原有六子但既同體而異形則不得仍謂之乾坤矣五禮通考其若五人帝配享五人神從祀之義王應電嘗論之曰蓋天體雖一而氣之流行截然不同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月令曰盛德在木之類是矣故王者因其氣之至而祀之

也夫天無心也一陽之生天心于是而見故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也五氣之易帝之主宰于是而見故于四孟季夏以祭五帝然祭雖有五但因其方氣之不同而其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其所配則以五人帝而其從祀又以五人神者蓋上古聖人繼天而王其性雖無不全其歷數受命必各得其氣之盛若太皞以木德王周人以火之類又古者神明之臣皆能燮調元和司天司地各有攸職世執其功如重為勾芒犁為祝融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其功不可掩故必配以五人帝而從以五人神也周禮此皆先儒至論故表而出之



禮樂論

三代之政以禮樂爲本禮所以修外也樂所以修內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是以先王之於民也以五禮防其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其情而教之和何則非禮無以爲樂而非和無以適中然則禮之和處卽爲樂樂之節處卽爲禮孔子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故三代之隆莫樂而必不翕於禮莫禮而必不用樂焉雖然羽籥鐘鼓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遵豆玉帛禮

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若遺其本而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孔子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又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但其和云序云非玉帛以見之鐘鼓以著之又何見其持敬而溫文也於是乎聖人見於玉帛著於鐘鼓因以寓教蓋其法象所寓道義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此卽教人之術不得不然也雖然無聲之樂傾耳而聽不得而聞也無體之禮明目而視不得而見也則禮樂之本原豈可以器數求之乎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也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也哉蓋謂此也及周之衰禮



煩而樂淫徒規規乎威儀聲音之末而不得其本原蓋先王制禮因心而為之節稱情而立之文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以辨上下定民志夫上下之分辨然後民志定民志定然後君臣以正父子以篤兄弟以睦夫婦以和長幼以順此之不務而屑屑焉威儀是習抑亦末矣且其所謂威儀亦非威儀也左傳稱衛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則威儀之於禮於是乎為大矣魯昭公之所習

昭五年左

傳趙簡子之所問昭二年左傳十五皆儀也而不知焉者見以為禮則時之知禮者蓋鮮矣豈徒禮而已哉樂亦然夫樂本諸理而著諸歌形諸舞故言乎理則是天地之和固非歌舞所能盡也惟即歌舞而求之則先王所以制樂之意可想而知焉聖人教人傳其音而象其容抑亦有故在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所謂樂德則中和祗庸孝友是也書云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言其要爾樂語則謂興道諷誦言語蓋其所以興之道之諷誦之言語之者三百篇固勿論矣凡諸侯之所貢天子之所受其可以列於樂官即此也



樂舞則所謂六代之舞黃帝曰咸池堯曰雲門舜曰韶  
 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其所習即六聖之遺  
 象也蓋六聖一生之功德可以詠歌可以舞蹈者使夫  
 國子置身於六聖之地而躬行實踐之因其節奏容止  
 以求其義理之旨歸則其益豈謂小小哉夫歌所以傳  
 其音而舞所以象其容也故教樂歌以和其聲教樂舞  
 以善其容聲已和矣容已善矣而後樂德可成也大師  
 教六詩必以六德為之本亦為此耳是以古之教人自  
 幼少以至成人自至貴以逮至賤皆莫不於樂蓋其漸  
 摩之久涵泳之深雖自外來與我為一則雖欲不風移

而俗易焉可得也故宓子賤鳴琴以治單父子游絃歌  
 以化武城鄉人且猶然况邦國乎經云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之謂也

閨門章辨上

閨門章二十四字無一可疑而唐司馬貞議曰近儒欲  
 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偽作閨門  
 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  
 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  
 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兀鄙不  
 合經典鼎案近儒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於理有之但其



謂於本經偽作閨門一章則大不然據隋書經籍志漢初長孫氏傳本亦既有此章今文家且猶或然何獨疑之於古文且劉向所謂多一章者當時使無此章其所指果安在哉故朱子就古文孝經作刊誤特於此章註之曰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是蓋懼世或有疑之如司馬貞者而示其可信也大學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荀子云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亦皆此章意若謂其義近俗而黜之六經諸子其不近俗者幾希又妻子臣妾雖均是一家所有妻

子貴而臣妾賤也經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况於妻子乎是明明分爲二者故司馬光范祖禹之註孝經並以妻子比百姓臣妾比徒役孝經釋疑亦云妻子對百姓言臣妾對徒役言所謂徒役如詩云公徒易云師徒百姓之役於官者非犯姦者也其說當矣而今云比妻子於徒役者不亦誤乎世儒或云閨婦人所居故閨門可稱之妻子不可稱於父兄也蓋本於爾雅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而云爾此亦大不然左傳襄十年行作行籩門行圭行齋行圭與閨古字相通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蓋宮中小門其形率然



因有此稱耳左傳昭元年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墨子備大城丈五為閨  
 門廣四尺皆謂城門也文選別賦金閨之諸彥亦謂金  
 馬門也凡此類皆以其形似稱之則何唯宮中小門而  
 謂閨哉是以荀子樂論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禮仲尼燕居以之閨門之內則三族和其若三  
 族和則閨門又何限於婦人所居而言乎予所見既如  
 此後得吳隆元孝經三本管窺而讀之亦載斯說與予  
 前論暗合若符節是可以知予言不誣矣

閨門章辨下

孝經之古今文雖章有分合句語有增減固無關義理  
 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世之奉今文者以閨門章  
 反疑古文度其為說蓋不過據司馬貞說以推演之夫  
 安所證哉故若沈淮孝經會通朱鴻孝經質疑雖亦從  
 今文反取閨門章其意甚善而沈淮以此章為第十三  
 條論士庶人之孝朱鴻乃曰子曰閨門之內至猶百姓  
 徒役也凡二十四字君子之事親孝至名立於後世矣  
 凡四十三字朱文公以閨門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吳  
 文正公獨削去之謂其淺陋不類聖言鴻細玩此章首  
 言閨門之內末言行成於內兩內字緊緊相照極有關



鍵此正聖筆精妙處特以篇簡錯雜為世所疑唐司馬  
貞黜之為尊者諱耳今合為一章以前五句為起語後  
六句為應語末二句為結語首尾相應脉絡貫通讀之  
自覺意味深長文公繭絲牛毛之學與司馬温公兩存  
之者真有見矣江元祚考經大全所收孝經諸說所收沈榜  
條今從朱鴻刊集孝經諸說所收沈榜  
校鼎思又一支離要之不若舊本之章第相承而文義  
易通也孫本孝經釋疑云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為國  
諱不得下以古文為偽故駕是說以欺壓同議使漫無  
可考得以恣其誕爾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  
此載隋志魯三老進古文劉向亦以顏本考定雖云除

其繁惑然志謂經文大較皆同則閨門章未嘗削矣陳繼

儒狂夫之言亦云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  
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諱始黜  
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此蓋言今文亦原有閨門一章  
則考經閨門之教廢也欲以分謗牽強附會尤甚攷之漢志劉向所謂多一章

即謂閨門章也且司馬貞議孝經若使今古並有此章  
豈主今文而疑閨門之義若其謂為國諱殊不得然何  
者孝經敕議在開元七年蓋玄宗即位之初好賢樂善  
勵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以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始  
溺楊妃之寵遂招祿山之亂不知當時有何所諱而黜  
之亦不可解也閨門之義原有定論亦何假於異說邪



世之奉今文者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審其是非所在若謂鼎之愚亦有一得以奉古文豈不亦斯文之幸乎

古文孝經 卷一 十一  
世之奉今文者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審其是非所在若謂鼎之愚亦有一得以奉古文豈不亦斯文之幸乎



華本 清人知不足齋叢書

古文孝經 片力十附小本

翻刻 春其先生音孔傳古文孝經

同國字解

古文孝經

春其先生校正

全 孔子家語增注

同撰 五冊

同正文

訓点附

全 辨道書

同撰 全

同標注頭書

春其先生撰

全 六經略說

同撰 全

同參疏

同撰

三冊 和牘要領

同撰 三冊

論語古訓

春其先生撰

五冊 聖學問答

同撰 二冊

同正文

訓点附

全 詩書古傳

同撰 十五冊

同外傳

春其先生撰

十冊 產語

同撰 二冊

老子特解

同撰

古文孝經和字訓 大峯先生訓 全

全

江戸

書肆高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